



特 別  
16  
2875  
9





門 16  
號 2875  
卷 9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馮琢庵先生  
日講通鑑直解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詔禁治獄慘酷者

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凡二條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凡二條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詔除妖惡禁錮者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七日  
購求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戒俗吏矯飾者

至東平祠獻王陵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

曹褒奏所撰制度

竇憲以侍中內翰機密出宣詔命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凡二條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

以竇憲為大將軍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凡二條

四年立北匈奴除鞬為單于凡二條

六月朔日食

竇憲伏誅

皇太后竇氏崩

十三年帝幸東觀

詔邊郡舉孝廉

徵班超還京師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免流民

徵鄧騭為大將軍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凡二條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凡二條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凡二條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凡二條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  
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  
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  
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

按韋彪之議可謂探本之論然謂以功勞資次  
課吏事者亦是良法蓋事必論功則官有成效



官必論序則人無爭心既非鄉舉里選之時即當用循資累勞之法猶可以杜奔競而覈功實也故隆古之世先德行綜覈之朝課功能浮華之吏務聲名叔季之時取儼捷韋彪以取士之得失歸於存心之厚薄其為世道人心慮豈不遠哉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也又令丙為篇之次也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酷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

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按刑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故於拷問之中常寓憫恤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景帝減箠數薄刑具及章帝此詔溫厚惻怛藹然見於言表率是道也法不刻而民無冤矣

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初弘為大司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交趾貢獻無沉溺之患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北法集 卷四十九  
按鄭弘爲司農能使帑藏充實則上能利國矣  
省貢獻減徭費則下能利民矣在職二年所省  
卽有億萬可見欲求生財不如節財欲求理財  
之策不如得理財之人耳然亦由信任之專有  
所裁減無敢阻撓有所奏請盡皆聽許故能展  
布其才而收其效若財多漏卮事多掣肘而求  
殷積之效則不可得矣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

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  
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  
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  
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  
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

按煮鹽均輸二法皆始于武帝救目前一時之  
缺乏雖係權宜實非國體朱暉之言是也章帝  
因慮國用不足興利之策却又阻格不行是以  
怒而切責之然震怒未幾旋卽開霽勉留直臣  
而其事亦遂寢不行量之有容心之無我皆可  
見矣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



北漢書 卷四十九  
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  
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  
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  
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  
謝

按煮鹽均輸之法諸尚書皆欲奉行而獨暉不  
肯署議跡似執拗方被切責卽稱病篤跡似詐  
託此皆人情所易怒者章帝却不以爲忤問疾  
賜食恩禮有加蓋諒暉之心爲公非爲私而暉  
之所以敢于直諫者亦恃帝之可以誠感可以

理奪耳古稱君仁則臣直信矣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  
聖道號稱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  
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  
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  
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

按古之帝王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豈是路  
人便當是非人主蓋因天下之是非考在已之



得失是者可以自信非者可以自改耳自秦立  
誹謗之法羣下顧忌不敢輕言漢時沿襲其陋  
故猶有以此罪相告者向非孔僖直辯能明事  
理章帝寬大不罪直言則駟僖將罹誹謗之誅  
而梁郁卽爲告密之漸矣

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  
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  
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俊改  
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卽死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  
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卒然  
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  
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  
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按孔僖雖是辯明已事然所謂以此窺測雖知  
不可莫敢復言者實是至理人主卽時有詰責  
但罪妄言非惡直言而羣臣不曉妄意猜疑雖  
遇可言之事亦隱忍顧忌而不敢發所以人主  
意向最不可使人窺伺一可窺伺卽成風尚其  
流弊不可勝言僖等方見推問豈敢遽望寬釋



既寬其罪復加以官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相兼並用章帝之操縱善矣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

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按毛義不過一縣令鄭均一致仕官其不受徵辟及勸兄清廉皆在田野間事而朝廷之上乃能備聞而褒顯之所以天下易於風勸竟成節義之俗蓋人主惡奔競不如求恬退者而褒之人主惡貪污不如求廉潔者而褒之褒之得其人當其實則恬者廉者皆勸而競者貪者亦內愧而有改心勸懲之道得而天下之趨向定矣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按國家之法惟妖言惡逆最甚亦惟妖言冤枉最多蓋妖言者惟造圖讖以惑人假幻妄以集衆實有的據乃當坐之若止憑口語輕信傳聞或出讐家之攀誣或出刁詞之告訐問官但求深入不察真情刑具在前懼罪款伏漢時之獄此類極多甚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慮者謂之妖言則忠邪愈淆而冤抑愈大矣漢文帝除誹謗妖言法則於正律令之中而寓求直言之意章帝免妖惡禁錮罪則於理冤枉之中而寓惜賢才之意大書於冊皆帝王之盛事也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

按自古聖賢論王道次第始于衆庶卽如越王圖治亦首以十年生聚爲言民間有孕者與之醫生子者與之酒餼戰國以後此義泯然矣漢時養老恤孤諸仁政屢見於詔令至於賜民間



胎養穀更有一家一體氣象亦以期生聚之蕃  
收富庶之效耳事有行之似迂濶而仁民最渥  
得民最深者此類是也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  
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  
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  
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

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類鮮近  
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爲而崇尚悃悃之政  
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繁之故至蒙褒獎可  
謂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古  
之課吏惟取循良後之課吏乃賞卓異卓異之  
名興而官與民多事矣民以寧一不擾爲福官  
以清靜省事爲最舉劾求實跡黜陟循公道則  
何患吏不稱職而民不安業哉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

按東平王事章帝生而盡言沒後尚有遺表帝待東平生而盡禮沒後尚有餘思千載之下令人感動君臣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丁牧周栩爲王家大夫且三世而帝皆引爲議郎何拘常格後世一爲王官便終身禁錮而其人亦安于

自棄無復稍自振拔者非立賢無方之遺意也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天下事功所以不成就者只苦議論太多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泥古者迂濶而不通于用趣時者承望而不盡其



情相持而不相下故議論多而成功少也章帝之言甚爲有見但欲看曹褒與后夔兩人清楚耳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空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爲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

按章帝因嘉瑞屢至改元以應之從此以後漢業漸衰安在其爲祥乎章帝賢主也見祥瑞之事而喜袁安賢臣也聞切直之言而不荅可見喜祥惡異喜諛惡直人情大抵然矣自古祥瑞治世亂世皆有之有德卽爲瑞無德卽爲異何敞所謂依德緣政而生者真名言也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按曹褒受命定禮纔一年餘卽以奏進以一代大典制于一人成于一年始旣因仍漢儀而不



令諸儒會議既又雜以讖記而不令有司平決故史臣謂之制度而不謂之禮謂其駁雜而非禮也西漢之禮定于叔孫通東漢之禮定于曹褒議禮大典不出于名世大儒而僅取決于二人之手漢治之不純有由然矣

竇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憲性果急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客斬紆首以祭勲塚

按朝廷大權惟在機密詔令兩端而竇憲皆掌之則大權盡在掌握矣憲所以得權者由母后之臨朝竇太后所以臨朝者由太子尚少耳太凡舍長立少使母后聽政勢與外廷大臣隔絕往往與其所親暱謀事而大權遂歸之不在內官則在外戚此萬世之永鑒也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按王莽欲專漢權故上假太后爲重陽尊孔光爲名而陰行其志竇憲欲專漢權亦內假太后爲重陽尊鄧彪爲名而陰行其志憲之不爲莽



者以竇太后蚤逝而和帝之英斷能自攬威權故耳孔光鄧彪雖不爲惡而容奸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故朝廷之上用百詭隨之人不如用一剛直之士也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何敞

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是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北伐匈奴

按竇憲以外戚而殺宗室罪狀明白竟爾不問又使之伐匈奴以贖罪征伐大事自當擇人而使豈可預期不可必之功以贖不可赦之罪且使權貴之臣不拘犯何罪過僅僅使爲將征伐



而止則復何忌憚哉自古有欲貴戚封侯而伐  
匈奴者李貳師是也有欲貴戚贖罪而伐匈奴  
者竇憲是也興師動衆損餉費財而以為倖臣  
邀功免罪之資卒之貳師無功而降虜竇憲有  
功而滅族無功則其禍淺有功則其禍深可以  
為鑒矣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  
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  
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  
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  
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  
宗廟豈其私耶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  
徙合浦未行自殺

按竇憲先以私忿殺都鄉侯茲復借公法以陷  
鄧壽縱肆狡猾可謂長惡不悛矣大抵奸臣欲  
傾正人無罪可指則往往指為誹謗誹謗者人  
主所深惡而人臣所不能自解者也石顯以怨  
望陷蕭望之張湯以反唇殺顏異皆借誹謗以  
激人主之怒耳明主除誹謗之罪寬觸冒之誅



然後言路開而直臣進矣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  
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  
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  
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按竇憲破匈奴出塞三千里招降二十萬豈非  
大功然在東漢時外夷之禍淺外戚之禍深克  
敵於外而生禍於內則在漢利不償害而在憲  
功不補罪矣大凡奸臣非藉大寵則不得上邀  
主眷非藉大功則不能下懾人心自古外戚受  
寵而典兵幸而有功不自斂戢未有不上禍國  
家下殃其身者也

以竇憲爲大將軍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  
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  
取罪人妻畧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表安劾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



免官案罪並寢不報

按竇景罪狀多端而惟擅發邊兵爲大外戚而可以擅發邊兵則何奸不可作發兵而可以不  
用符信則何事不可從景且如此何況憲哉外  
可以役使邊將內可以寢抑奏章外戚之勢至  
此漢其危矣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  
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  
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  
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旣而憲遣左  
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按竇憲以北匈奴當討則不當受降旣已納款  
則不當掩襲中國所以御夷狄惟有威信兩端  
許降而復擊之信義何在何以使四夷歸命哉  
蓋由竇憲只務貪功不顧國體比之衛霍出塞  
之師抑又下矣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  
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



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  
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

按竇憲以外戚之重挾破虜之功聲勢以是重  
大而羣奸爲之爪牙腹心又假以文章議論粉  
飾之袁安任隗乃欲以孤立之踪舉奏其惡力  
雖不敵志亦可憫也蓋由東漢之時人主旣係  
幼冲政事不歸臺閣母后聽政外戚專權權之  
所歸衆卽輻輳朝臣結外戚而取償於外官外  
官賂朝臣而取償於百姓於是官常敗壞民力  
困窮而漢事從此日非矣此萬世之永戒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省恢乞骸骨歸  
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  
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  
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臣皆恃  
賴之

按竇憲先以刺客殺劉暢以法吏殺郅壽以州  
郡殺樂恢安有奸臣擅殺近臣而國不危者憲  
之勢誠兇而漢亦岌岌矣呂氏爲難廷臣得劉  
章而益強竇氏專權天子倚袁安以爲重公忠



之臣所關係於國家者豈其微哉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實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

觀袁安之對可見漢時和親止是權宜原非借爲永安之計然就款塞之中亦當權費之多寡利害之大小兩匈奴相爭南單于保塞我受虜之降而使虜備虜則供虜之費少而安邊之利大故光武受之爲得策北匈奴既破敗而始歸附又欲引南單于故事以邀中國之賜予彼於我無能重輕而我賜封置將前費一而今費二則安邊之利小而供虜之費多故實憲之議爲非策天下有事同而得失異者謀國者不可不詳計也

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



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按漢供夷虜費以萬億計以漢家國勢兵力之強然且不辭爲之者夷虜苦寒之地諸物多仰給中國彼欲得所用強則大舉弱則零竊又弱則款服而待賜于中國耳就中國言之畢竟用兵之費多賜虜之費少故因其來而羈縻之若不論遠近不分強弱而欲一切供給絕之不能爲中國害受之反大爲中國費則何利而爲之袁安之策甚明而竇憲負其威勢挾以必從而其時人主亦不得不從觀其引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則是明制大臣死生之命明奪人主誅殺之權君弱臣強一至於此籌策之得失又不必言矣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公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按丁鴻之疏可謂忠謹使鴻之說得行則君權肅國勢振竇憲可免誅戮鄭衆亦不至封侯禁微則易救末則難真是名言至於人主除奸要在自握乾剛獨明獨斷如東漢先以內宦誅外戚後以外兵誅內宦而國事遂去不可復爲者失在不能自彊而借資於人耳古稱君德以剛爲主信哉

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



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按竇憲不過一外戚而其權勢氣焰幾傾人主蓋由朝廷以親戚爲心腹外戚又引其親奸臣藉黨與爲爪牙其黨復自立黨展轉援引聲勢重大自負宿罪恐至誅夷其勢必至于逆謀而後已和帝決策一旦剪除豈非英斷然外戚之禍除而內宦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帝之所以不與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故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詢得失有事則參決謀謨若常不相親卽有事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不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卽成功亦復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旣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



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按竇太后始欲固寵乃養梁貴人之子既欲專寵遂陷梁貴人於死自是婦人常情若爲人主者有嫡則早立嫡無嫡則早立長既立其子卽貴其母名分已定覬覦自息尚安有生招不白之冤歿貽無窮之禍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按和帝因朝會而召羣儒集羣儒而講經義既可因其論說而辨人之才品又可聽其講解而廣已之聰明真是帝王盛事至於魯丕所言使人皆盡言幽遠不遺則又不獨辨道術者爲然卽治理亦當如是矣

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按人才原不擇地而生故人主用人惟其人不惟其地若內地闢仕進之塗邊地絕薦舉之望非立賢無方之意和帝之詔甚是今之歲貢卽其遺法但漢以孝廉今以詞章始以詞章後以年資寢失立法之意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衝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退散威振西域旣而龜茲溫宿等諸國來降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於是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陽卒



按班超在西域不勞士馬不費轉輸發夷人之兵制夷人之命能令五十國莫不賓從四萬里莫不貢獻可謂奇功矣所以然者蓋以超都護西域爲任甚專二十餘年爲時甚久旣無損兵糜餉之慮又無中監遙制之虞擊斬自由撫輯惟意故能遂其本志而成此大功此可謂任將者之法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輪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按龐參之論兼李牧趙充國之策而兩用之牧之守代先守而後戰充國破先零直以守爲戰而坐困之參欲休息士馬出其不意深得古人



守邊之要邊事所以不振者由於平居無備輕  
易言戰戰既不勝守亦因以不固及見有隙可  
乘却反畏縮不決坐失事機古人守邊只以不  
敗爲主真見可戰忽然而發敵不及拒坐收全  
功所以說全國爲上又說浪戰爲下則古人所  
重可知已參起自徒中卽拜謁者採其言卽用  
其人責其功不記其過以此鼓舞人才寧有不  
得其用者乎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  
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  
人隸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  
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  
內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  
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

夫婦人一爲人主所幸愛鮮不恃寵以傾其同  
列借寵以榮其宗族而鄧后獨能克已以盡接  
撫之道知足以免私幸之譏固后之賢亦其所  
得於祖父之家教者多也夫內治關於后德后  
德繫於世類豈非擇后者之所當知哉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兗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按民爲邦本民困乏而上不周卹則民不得安上卹而委用不得其人則民亦不安鄧太后旣用樊準之言而稟貸流民卽用樊準以慰安郡國於聽言用人兩得其道大抵任事卽議事之人則議論必不敢爲虛言以要名行事必不敢爲虛文以罔上蓋不獨賑饑一事當然也

徵鄧騭爲大將軍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騭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年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



北海集 卷四十九  
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鄧騭輔政首辟楊震清議明而公道彰矣天下吏治不興始于人各自爲身家之計而甘爲貪黷以負國家耳若不受金錢不殖產業獨以清白遺之子孫如楊震者清風高節千載如新朝廷得是人而表揚之天下聞風而興起矣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二也列士武臣多出涼州羌胡所以不敢入三輔也涼州士民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今削而棄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爲然

按龐參勸鄧騭之說卽前欲併兵三輔之意然



在前則爲便計此則爲謬說何也併兵三輔待時而動則退乃所以爲進守乃所以圖戰此策之可行者也若因而棄涼州以三輔爲塞則我退而虜轉進我怯而虜轉驕棄要害而不守舍武勇以資敵則策之必不可行者也天下一事而成敗異一人之言而得失異者聽言決策可無慎哉

詔因說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按虞詡之策本于漢高祖當爭戰之時而集功臣子弟于櫟陽以自衛其於安慰防閑兩得之矣卽就用才言之亦當如此蓋邊人多膽畧耐勞苦而短于文華拙于進取豪傑之士擯棄草澤者甚多其才無所用一旦有激則作不法不靜之事逃叛勾虜往往有之朝廷若欲知夷虜之情必當引用邊塞之士旣可以盡人才亦可以防邪計非但以安慰邊人之心而已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按虞詡所議乃國家公事鄧騭却以爲私恨而陷之必敗之地以騭之賢不免有此惜哉詡一聞命欣然受任不但才足以濟氣足以振卽此便見爲國忠心常人平日安閒尚且營求善地揀擇美官一遇難處百方規避况于下有兵革當其前上以罪譴持其後乃能不退不懼毅然就道卒之盜息民安功建名立此可以愧天下爲人臣而避艱難者人主患不得治盜如詡者而任之何憂盜哉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按虞詡貫賊之罪誘賊出劫而擒之雖是任術



然詐亦兵家所不忌也趙廣漢持奸吏陰罪而使之察奸虞詡貫盜賊宿罪而使之擒賊可見天下原無不可駕馭之人顧用之何如耳古之善馭夷者多以夷攻夷善治盜者多以盜攻盜夫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豈不信哉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者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按安帝詔省薦新之味正合論語非時不食之文蓋王者玉食萬方先時薦新未為不可但非時之物食之傷人既非順育之宜且乖調攝之理而勞民供具所損尤多安帝此詔亦事之可法者也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于陳倉嶠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



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按虞詡不泥古兵法乃其深知兵法善學古人者也若他人處此見虜勢甚衆孤軍獨往非畏縮不前則輕率與戰以至情<sub>觀</sub>屈虜勢愈強而邊事日壞矣所以邊臣惟貴識虛實見兵勢智畧足以應變膽力足以決策若虞詡者可謂兼之矣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十二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伏候其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一郡皆安

按虞詡破羌之術大畧隱形以誘之多方以誤之耳人當危急易至失措詡却應之從容賊已



敗散易至偷安詔却獨計長久遂使荒邊變為樂土以此見安邊制虜惟在人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九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凡二條

詔舉有道之士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徙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  
李閏皆為列侯 凡三條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以楊震為太尉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

左雄為尚書 凡三條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六年起太學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凡二條

二年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凡二條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凡六條

三年五月旱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



降蠻寇嶺外悉平 凡二條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凡二條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  
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  
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  
父風召問之勇議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  
副校尉遣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  
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  
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  
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爲宜閉玉門關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已金城方畧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宿將之口蓋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臣遙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警將臣卽得召對口陳形勢旣可以知其人之才畧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而虜情將畧俱在目中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

按鄧太后約已勤政足稱賢母后矣其教誡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而旋致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爲禍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政耳蓋外戚不學之過小而宮闈與政之禍深也



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翊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合當如此亦所以爲鄧氏忠謀使二人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孝外家得全其宗族讒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而至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盛怒貪戀權勢殺戮諫官以致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於禍其爲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開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卽慮及言



路之塞見事甚遠論事甚確蓋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既衆人人思以讜直自高則競爲激切勢必抵觸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開者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喜其開卽憂其塞至謂嘉言宜納妄言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和緩濟其忠君以兼收並蓄弘其度則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按薛包孝弟真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之行而聞於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行於里選亦有賢良之



聘待於公車皆上世之淳風清朝之美事也

徙封鄧騭爲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爲都鄉侯遣歸河間大司農朱寵上書訟寃詔許騭還葬

按鄧太后久執朝政不爲無過然廢立之謀原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構於李閏等之讒毀而成於宮人之誣告耳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似之跡難明鄧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以處之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爲卿校



侍中者十餘人閹后兄弟顯景耀惟並典禁兵江  
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  
聖聖女伯榮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

按外戚宦官寵倖這三樣人皆足以亂人國安  
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母后之族宦官  
乳母之黨內外盤結彼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  
其姦而國是安得不日非乎漢之亡徵實兆於  
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  
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  
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  
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  
瓌遂爲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  
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爲侯  
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旣位侍中又至封侯  
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橫被爵賞當時  
在廷之臣非附其勢而不肯言卽畏其威而不  
敢言獨楊震明目張膽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  
難寤說之難行亦以秉正嫉邪大臣之義當如



此耳帝不獨斷於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巧加文飾以蔽人主之明別尋事端以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自古未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不危者嗚呼此萬世之明鑒矣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今外戚寵倖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竇以及鄧閻皆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酺謂覆車相尋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省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生奸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豈待桓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殺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



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之後以宦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之通制遏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關說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爲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表閭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閭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表閭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表閭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



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卽還年四十八終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峻潔而患不和平不患無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見叔度耳使其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激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哉史稱其言論風旨無所表見夫不自表見此正憲所以賢也若急於表見以爲名而不計國是決裂豈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之屯僅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之兵鬪智畧而非鬪兵力也古人最重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罕羌服班勇屯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備邊者可

以爲法矣

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閏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



北海集 卷五十一  
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  
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  
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近倖  
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謹譁臣聞  
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按耿寶假傳上意闇顯私屬所親楊震拒之足  
見大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虛之狀近倖納  
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何其不寤也大抵近倖  
假借內庭無從覆請往往不敢抗違以致人主  
受其名大臣受其謗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  
東漢之所以不競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  
復以中牢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主能使  
朝廷備其禮于沒後而不能使行其言于生前  
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



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祀陳竇此皆後事之思而實後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闇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邵曰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邵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闇太后旣以帝爲子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不容廢周舉之論是也然觀樊豐閻顯等旣勸廢其子而陳禪復勸帝絕其母可見小人反復傾險卽母子之間尚能離間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爲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



尸諫耳

按虞詡彈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凜凜然一人而與舉朝爲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畧明主任人惟患其緘默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子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兼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掖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叅劾近倖至於身自繫獄其事似激安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然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則張防之意非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



程之言赦其罪敘其功而遷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遷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以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盡節而拱默者無所容其衰也人思拱默而盡節者亦無所容虞詡所言曲盡衰世情狀此固非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爲社稷計莫要於進忠直之人人君自爲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毋令人以盡節爲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爲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旣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夫多爲外戚門客前者旣敗後者復然至謂因外戚得罪復以外戚浣濯之其不然



者則過爲高峻爭事排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以危若許敬不激不隨始終一節仕久而不近勢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得行已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疆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無竒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儘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卽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柰之何有可言之事值可言之機而竟不聞一言以自獻也何怪乎望實俱損令人有純盜虛名之誚哉明帝之禮桓榮順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  
頽敝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  
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臨幸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遣子入  
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頽而朋徒亦皆怠散  
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  
廢又係人主之好尚何如耳翟酺之請建太學  
順帝之起太學皆盛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  
哉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  
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  
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  
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  
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  
從政者寬其負筭贈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帝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久任蓋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事利在久而人情利在速謂久任爲不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法左雄之久任法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哉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僞決志行之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二年徵郎顛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青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

按郎顛指陳時政可謂讜言東漢政事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爲甚重而責之不爲不備矣乃郎顛猶謂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蓋平君之寵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按郎顛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禱立能



動天者正以責已耳故人君遇災異則修省爲本祈禳爲末而論修省則政事爲本儀文爲末郎顛所言皆出忠謹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謹無出其右矣東漢之主多幼冲而爲左右所擁立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而大臣反不見優禮何望安其位行其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畧可覩矣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按京都地拆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爲言蓋乳保私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媪不宜加以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爲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爲山陽君便是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功勞而享富則富爲禍之階用



恩寵而招權則權爲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尚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官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門若上下隔絕中外支離則難以語泰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憂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曾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亦可移爲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



茂厚重者外常少文浮華猥巧者內常多僞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內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  
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  
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  
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  
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  
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  
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卽斥乳母還舍使諸常  
侍服罪不但從諫如流亦且乾綱獨斷一時氣  
象肅然改觀克此心也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  
而爲人所欺竟以飛章構成忠臣之罪則後人  
誰敢復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  
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爲鳳所欺以置於死順  
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爲娥所構以逐  
於外兩漢季世之君如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  
患在不斷耳此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宮女爲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人和於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冤在匹夫匹婦卽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卽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謂盡言者爲忠貞苟容者爲邪佞尤得辨別忠邪之法喜佞惡直乃是常情舉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爲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



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  
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  
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  
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誣以罪  
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跡不顯旣被傾  
詆理須勘問旣行勘問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  
至引決此卽石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  
則須斷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  
之譖不行而忠直之氣獲伸矣

三年以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降蠻  
寇嶺外悉平 凡二條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昌與州  
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  
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  
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  
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  
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  
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軍行日三十里  
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



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趾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威不爽自可不至生變卽是有變當事者能相機處置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有發荆楊兗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入之理李固駁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爲患而防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無慎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



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爲刺史太守以威信招服之極爲得策虞詡爲令而朝歌平張綱爲守而張嬰平祝良爲太守張喬爲刺史而九真交阯平大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機決策以致決裂邾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爲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爲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汗耶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將帥而貪則必朘削軍士以充公費尅減軍餉以實私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周舉之言是而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輕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引私過於已使人皆如此則朝廷之上又安有相黨相競之風不公不直之事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表良賀之賢所以爲後世宦官競賣恩勢者戒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凡二條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

下獄輸作左校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

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凡二條

以黃瓊為太尉

以劉寵為司空

尚書朱穆卒

七年邠鄉侯黃瓊卒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貝瑗為都鄉侯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

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

尉蕃 凡四條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凡二條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凡四條



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爲荊州刺史則荊州盜平爲泰山太守



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其人方畧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根蒂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爲李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爲之營解李固不聽卽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暘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橫帝亦明察故八使之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侍御史之復案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能乘此而屏除貪汙登用正直則漢祚



豈不永延柰何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黨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

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因梁冀中傷及其成功



又被梁冀沮抑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無足責也而漢廷亦無爲之白者卒致鬱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爲四科孝弟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上猶循公道下猶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爲科目大畧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旣不詢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倣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



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荅天戒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  
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  
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置  
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東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  
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士懇切置對可  
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  
棄之誰敢復以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  
皇甫規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  
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爲喜怒以意之喜怒  
爲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用哉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勅  
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  
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  
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  
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  
愧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以其子胤  
爲河南尹



按梁冀驕肆目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指實參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矣蓋論人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論以冀之強悍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可謂不畏強禦而無忝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壘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按微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畧相等成帝封五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祇畏遇災則修省起居出入罔敢不欽庶天心悅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治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  
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  
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  
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只在人  
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朝晏罷自然嗜  
欲減少心在講學納誨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卽  
廷臣亦皆象上意指効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  
主不以政事爲急不以國家爲重嗜欲深據其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遇事便不能決決  
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都阿諛順旨賢  
人變而爲中人中人變而爲小人而天下亂矣  
天下治亂在人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真格言也

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  
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



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韃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爲國似理身其喻切矣但猶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氣爲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爲主漢法不爲不嚴只爲中常侍所壞而元氣已受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時宜也人君兼兩說而用之然後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按朱穆爲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久孚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



幅爲無用以執持爲抗違以善事上官爲才能以敢爲搏擊爲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爲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責刺史唐以十道屬觀察可謂得與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爲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況乃因寵而



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爲人主却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能誅之亦已晚矣蓋生殺予奪是天子之操柄一失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既久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攬威權勤政事爲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平衡對單超左倌與梁氏有隙徐璜貝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倌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憚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



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按梁冀克橫專權一旦翦除豈非英斷美事然梁冀之禍甫除而單超左館之勢盛矣當其如厠密計齧臂爲盟是何等危疑景象蓋由上下隔絕臣僚稀得進見一旦召之事卽昭彰左右之外誰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躬親政事延見廷臣無事之時已寓防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矣權豪之黨二十餘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



桓帝求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搖上下不交  
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相激范滂之流  
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以亡惜哉

以劉寵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  
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  
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非法而  
郡中大治朝廷超擢至拜三公可見論治者當  
以清心省事爲上也百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  
酷不肖之吏往往有才名者反爲民害則以好  
名喜事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  
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擾追徵  
則輸一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連百民不聊生  
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漢循良劉寵只是不煩



劉寬只是不擾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  
否則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  
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  
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  
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  
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去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  
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  
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爲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  
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一葦障洪流竟  
不能伸其志而抑鬱以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  
救之旣成則難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  
於恭顯然實始於武帝遊晏後庭內侍得典機



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後而患始極已難爲力也君天下者蓋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邠鄉侯黃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輕騎而追徐穉李膺聯舟而濟郭泰皆爲人心所企慕傳之青史可見當時清



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數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任徒使之自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貝瑗爲都鄉侯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闈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

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臣公論逐侯覽去內外大奸如反手亦似可與有爲者



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於亂也惟人主躬握主權外採公論求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卽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既心懷私恨而增益其過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爲患以至亡國如



東漢之事足爲鑒已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爲功曹皆悉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學行誼號爲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蓋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



國祚俱敝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庇專行已私無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永鑒也

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昉勸璿收捕旣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貲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暘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暘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使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囚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姓苦之璿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強禦止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聞則涉於太專一人有罪連及



族屬則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  
右譖訴實出膚受帝未察其疾惡太嚴之本心  
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不怒然使除奸  
執法之人坐輸作棄市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  
自不得其平陳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爲國之本  
心與其行事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  
以爲賢盡以爲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不相信  
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論皆未有得其  
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  
則安朝政得其平則理古稱王道平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  
難方深小家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  
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瓚  
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  
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  
書朝省之士屏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  
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桓帝旣  
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信則無復有可  
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



北漢書 卷五十一  
蕃是三公論道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  
國家及真見事理不妥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爲  
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虛心應  
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言則言皆格而  
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  
良滿朝轉亂爲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  
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  
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  
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  
府陳蕃却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  
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  
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  
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  
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  
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  
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  
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言宜坐朝廷不問  
密素與李膺各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相激其



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爲罪惟誣以誹  
謗朝廷則人主自怒指以共爲部黨則善類盡  
空歐陽修所謂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  
說者也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  
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有分別  
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稍示懲戒去其  
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  
有臣而有黨則上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  
國體與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  
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爲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  
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而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  
緄劉佑魏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宜以次貶  
黜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之膽已落而竇氏乃能直言極諫分別邪正下維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古立賢無方往往起用人于田野罪廢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鑒已

譖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桎梏幽之囹圄觀范滂對獄之詞卽王甫亦爲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戕也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



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天下治  
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所罰乃下之所  
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  
則聽之者易入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  
則言之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  
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  
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  
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  
八顧張儉翟超岑晳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  
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爲八尉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  
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按李膺等諸人旣以廢棄便當養晦自全乃復  
以聲名自高非許朝政自處旣所不宜且以甚  
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爲國爲身兩失之矣陳竇  
用事固宜以公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  
小人而汲汲然獎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卽以爲進一讐吾愈以爲賢而用之惟恐不亟彼讐之愈甚而錮之惟恐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衆君子者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于燼炎漢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卽上書告之大凡遠方奸人敢爲欺罔告訐之事者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卽陰受左右之指使章從外上旨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爲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生長于宦官宮妾之手而無賢人君子爲之啟沃以童愚之人而爲奸回所弄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辯霍光之枉年亦十四昭帝明



而能斷于心故羣奸之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李膺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賢才關于國祚其重如此說者以爲漢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今因以爲市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諸人持議欠平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保身之智誠有之然爲



天下者使人各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諸人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事雖有過當然身爲大臣議論政事自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得失哆口而談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爲冤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人至於激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已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一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凡二條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凡二條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

潁川黃巾

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



破乎之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朱雋擊南陽黃巾連破之凡二條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凡三條

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凡二條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凡一條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

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凡三條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

超守雍丘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凡三條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凡二條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採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驅居人以爲囿卽真與民同芻牧之利已不勝廢徙之害况天子之囿必無百姓敢入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不爲轉移惟有佞臣助之而後



其意始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欲爲而外假飾說以彌縫人主之過舉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必遠佞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釋堯冕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時爲戲而書之史冊遂爲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宮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才不得何事不理乎



好爲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按靈帝喜爲私蓄原非美事呂強之疏深切著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利名爲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爲天下之用收之府庫亦爲軍國之需而待朝廷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于不用之地則始爲私藏終爲弊實甚者財聚而民散多藏而厚亡聚乃所以爲散利乃所以爲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王以不蓄爲富以不貪爲寶真有見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察本欲振肅吏治而奸臣反借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政爲害民之資奉行不得其人故耳蓋奸臣非藉內援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貪非聽囑託納賄賂亦別無交結之路今宦官賓客子弟雖有百奸不敢問而疎逃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非混淆賞罰無章民窮盜起皆始於此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能開悟諸見劾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亦似可觀而貪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人亦止於責讓其爲左右所牽制如此漢欲不亡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勅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爲意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平盜第一



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可撲滅自古季世之主狃於太平如秦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當圖之於未兆剪之於方萌寧過於預備毋過於玩忽則天下何事之有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二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水旱不時或因賦斂太急以致困苦無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醞釀於太平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旱賦斂以爲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



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天下爲三十六方方各萬人至于宮省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攘臂一呼四方響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白蓮之教喫菜事魔之人尊其法教甚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盛而迄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表必禁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雋討潁川黃巾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強首以解黨人爲言夫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甚關涉帝用其言



卒能平黃巾之亂何也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爲政而外官附之倚恃與援貪賊壞法民受其殃李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反致禁錮從此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盡皆鬱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以致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一義也皇甫嵩呂強之議具見爲國忠謀其後皇甫嵩功方成而見收呂強言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則怨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免於禍哉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儁皆是名將而並爲所敗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蓋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由起也自古衰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群盜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及其功大權盛遂成騎虎不下之勢而大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雄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卽天下可長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憂可弭也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讒言左豐之造讒因求賂而不得蓋破賊攻城人主所最急逗留觀望稽留天誅人主所最惡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以賄賂爲憂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臣無以自容而債帥反得求用盧植見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主以闔外付大將以功罪付公評而以威福大柄躬自總攬則何人不奮何功不成而盜賊何足平平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



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  
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  
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  
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按皇甫嵩撫卹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使三軍用  
命所向有功古人如吳起之却敵李廣之破虜  
皆用此道蓋用人於鋒鏑之下非恩威並濟則  
不能得其死力若非平日素有恩紀則臨期雖  
欲行法亦不肯聽兵法所謂視卒如嬰兒故可  
與赴深谿正此謂也人君得如嵩者而將之尚  
何憂盜哉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  
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  
斬之

按朱儁攻城不拔有司即欲徵還張溫獨請假  
日月責成功朱儁竟能破賊則朝廷寬假之效  
也向如有司之言儁即被徵抵罪代者又未必



如僞軍心益懈賊勢益張矣大抵任事甚難論事甚易用兵不問緩急但責人以必進攻城不問堅瑕但責人以必克使將士止憂文法下憂議論彌縫顧忌之心亂其相機進止之意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故擇將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鈍虛議論當一切置之而總以成敗論功罪以功罪行賞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僞僞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僞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僞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僞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僞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按朱僞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異其論甚當大畧兩敵之相爭當以收人心爲主故急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以振紀綱爲主故急於正法然就處反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蓋



賊勢初起積惡未深不赦脇從則無以孤渠魁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殺戮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殺則亂不止者也下弭禍亂上振紀綱故當以定亂爲功不當以多殺爲罪矣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謫發奸黨以致懷恨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爲國家出死力破賊而不能自免于讒譖之口賞罰安得明而人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大臣論救帝肯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之難也漢政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蜃災



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

按南宮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十二武帝時承露仙人掌皆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其時黃巾未平盜賊半天下正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賦竭民膏血然則盜何時平民亦何苦不爲盜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既不見聽又因讒說而罪之誰敢復效忠款者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疆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卽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吁嗟

按人主修治宮室費用不資預其役者自非十分清廉節愛及敏練精幹有心計有才力之臣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使百姓勞而不怨蓋大工一興侵漁百出採辦木石既是艱難上納錢



糧又不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歸于貪墨怨歸于國家大率上之營繕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當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官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卽有工役官帑自能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鬻及于官彼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民以償所費况牧守大吏選舉遷除非錢不行彼旣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乎司馬直清吏也旣知其清復責其價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今靈帝之于清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使欲償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極言引藥自殺雖以身悟主死亦無憾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可知也



五年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焉建議改刺史爲州牧此後不聞有撫綏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州以自封殖而圖僭竊耳西漢曾改刺史爲州牧後因州牧持重不肯彈劾糾察復改州牧爲刺史至是復改爲州牧總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政振

肅官自得其人吏治清平民自得其所不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擾了無益也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按東漢之禍始於內外相激外有公憤則驅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內有私恨則竊天子詔令以戕士類相攻相戕到了極處勢必至于用兵用兵有勝敗勢必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



而權卽在宦官後以邊將除宦官而權卽歸邊將以亂易亂失在人主不自操其權而人得竊之耳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重允

按董卓一入京師卽行殘害遷都一事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遷義帝于江南曹操遷獻帝于許朱溫遷昭宗于洛皆此類也彼時車駕初至長安獨倚王允爲重王允卽是前時逮繫問罪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讐怨臨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殉國若使一罪不赦一棄不收則何以盡忠臣之用收國士之報哉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卽調發軍糧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摧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袁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爲主當先預備預儲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糒糧居者苦于轉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不敗者此用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澗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緩兵之計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真有忠憤之氣斷而敢行故卒能



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袁紹爲盟主兵多將廣  
退縮不前而堅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  
權旣分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成功則相忌故  
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雖少人  
心甚齊上無文法拘攣下無議論掣肘故用孤  
軍之力破敵而有餘以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  
欲專決策欲斷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  
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  
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  
有功因以爲平原相

按劉備以帝室之胄而躬販履之業雖當貧困  
志趣不凡英雄沉毅之氣居然可覩故能奄有  
全蜀光紹漢業凡人言語太多則浮喜怒易形  
則淺觀人者先觀志意次觀識度而後日功業  
可預卜矣

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  
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  
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



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按昭烈纔爲郡相既有關張爲司馬又得趙雲主騎兵可見帝王興建大業必有股肱羽翼之臣休戚相關恩禮相洽使君臣上下之間真有家人父子之意故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雖當患難爲之盡死固下之分當然亦上之人有以結之而使之不容不然故也蘇洵有言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有天子而可以無腹心之臣若關張者蓋以密友而兼腹心之臣者也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宴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按董卓竊弄威福驕奢僭擬無君之罪死有餘辜卓旣誅夷漢亦不振蓋人君不能平內亂而借外兵未有不害于國人臣不能守臣節而竊



朝權未有不凶于家者也怨毒結于人心誅戮起于肘掖尚欲守一塢以終老豈不謬哉

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然董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

按董卓肆其凶威大逆無道罪固不容於死然謀雖成於王允禍實起於呂布蓋因忍於誅殺人自疑故雖素所親信之人一旦反爲讐敵卓固有以自取也若使卓待下有恩將士僂力王允安得遽收呂布而用之乎要之人臣悖逆天道理不久生若董卓者亦神之奪其魄耳

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



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殺

按董卓防患甚周植黨甚衆而王允等一旦圖之與搏狐豚無異何也蓋奸逆之臣雖人人得誅而奸逆之黨亦人人自危人知必死誰不附首惡以求生人知不死誰肯黨首惡而罹禍故赦板一出危疑皆定而董卓者一匹夫耳誅奸臣難誅匹夫易允之計亦審而功亦偉矣故觀于李傕郭汜等之亂而益知此舉之爲得策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按長安近在目前帝出太倉米豆以賑之而饑民且不得實惠小人敢爲欺弊如此况于深山窮谷田野溝壑之人欲望朝廷德意以救旦夕之死胡可得哉侯汶一杖而饑者得全可見人



君稍自振勵而其效自速苟明常足以燭奸剛常足以懲惡則貪吏不敢欺公而小民得以被澤矣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河濟天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今舍而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

按陶謙既死曹操欲定徐州亦似便計而荀彧不以爲然者蓋以基本先定則勝可以制人敗可以自固若貪一時之利而不慮本之不固則勝未必爲利敗不免于危矣故高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內雖屢敗而終成帝業項羽不然雖常勝而卒至敗亡荀彧之見蓋有以識此矣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



必能定乃許之

按袁術地廣兵強勢力甚盛而朱治已知其無能爲孫策已決定江東之計蓋英傑之士知興知廢知彼知己其見審矣大畧修德政用賢才則雖弱亦強德政不修賢才不用雖強亦弱孫策本以英雄隸術部曲許而不用令其離心解體託辭求去可見用英傑者必其才畧更出英傑之上舉動足以服其心賞罰足以得其力不然彼必不能俛首而爲吾役也

表策爲折衝校尉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鬼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按孫策渡江既能轉戰而前所向無敵又能嚴輯軍士秋毫無犯恩威並濟民心歸服故能保有江東開鼎足之業也蓋厭亂之民苦兵戈乘亂之兵多虜掠故不但賊能爲賊卽討賊者亦或甚于賊則軍令不嚴所致耳建大業者以民心爲本秦民悅而高祖王吳民悅而孫策霸民心所係豈其微哉



策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  
爲致效策攻劉繇于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  
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  
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  
軍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  
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  
事一以委之

按孫策威鎮江東雖由發恩布令動合機宜然  
成功之本却在納言用人得張昭張紘而委任  
之耳待以師友之禮則其情親而忠言得以上  
聞委以文武之事則其權重而才猷得以盡展  
既可商量軍國之務亦可聯屬上下之心鼎立  
之業不偶然矣高祖決策于良平光武委心于  
耿鄧隆中一顧比魚水于君臣江左初興待股  
肱以師友自古及今未有不得親臣重臣而可  
以開創洪業興建太平者也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  
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鑿駕旋軫東京榛



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按荀彧勸曹操之說卽是舅犯告重耳之謀蓋用勤王爲名以收人心用挾天子爲實以令天下此霸主藉之以成其霸畧而奸臣藉之以成其奸謀者也大抵衰亂之世權分于衆則彼此互相攻擊而天子不得安權歸于一則操縱在其掌握而天子愈不得安人君能握主權振國勢常於未亂未危時圖之則可以久安長治矣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按董承之召曹操卽是何進召董卓之計中常侍爲亂不得不借力於董卓卓入而旋即爲逆李郭爲亂不得不借力於韓暹暹入而旋即專權韓張驕恣又不得不借力於曹操操入而旋成篡奪彼其誅有罪賞有功誅賞未嘗不是惟恨大權不出於天子而奸臣得借之以號令天



下奸臣之勢成而漢家之業危矣故人主不可不自攬其權威權一失勢必因人大勢一去將無事而不為禍階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凡五條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

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凡四條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凡三條

十一年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凡二條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凡三條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

赤壁大破之操引還凡九條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凡二條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按曹操奸雄深知兵法其攻人惟以斷糧道為急其自治惟以豐積貯為急蓋承平之時兵自兵食自食若遇天下有事則有食即有兵無食



即無兵故足食爲治兵第一義屯田爲足食第一義後世屯田之法廢只恃轉運於人甚勞於財甚費而軍常至於枵腹民常不得息肩此治邊者所當亟爲整頓者也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于布操與劉備遇于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勢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

按呂布與袁術結婚旋復絕之絕之未幾又復通好初見劉備坐之婦牀一事不合虜其妻子如此之人天下寧復有相信者大約濟大事者多是厚重鎮定之人處人則不輕離合處事則不輕變更故能駕馭人才而擔當大任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



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  
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按荀攸郭嘉料呂布之無謀易見也知陳宮之  
有智而料其遲緩其識微矣蓋所貴于智者忽  
然而起卒然而應所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緩  
則必敗范雎料穰侯曰有智而遲荀郭料陳宮  
亦曰有智而遲有智而遲尚至于敗况無智者  
乎古人料事精審乃爾非如後世以影響爲耳  
目以口吻爲籌策者也

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鑿備  
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  
之

按呂布被執曹操欲取其目前之小才而玄德  
動以異日之大患操卒聽而殺之蓋小心謹慎  
之人即無才亦可信狡獪反覆之人即有功亦  
可疑故明主用人寧取椎魯寧取直戇以其心  
事可測素行可諒耳

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  
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



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降

按陳宮就刑不顧異于乞憐求活者然宮能耻與操共事乃俛首而事呂布尚得爲智乎操旣殺宮却能迎養其母恤其妻子故能收人之心張遼等並是降虜推心委任一無嫌猜故能盡人之力操之所以能殄滅羣雄而成霸業亦非偶然也

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使劉岱擊之不克

按劉備與董承等謀誅操適遣備於外未幾而承以謀洩見殺使備非在外何以自免於禍此殆天所以延劉氏如綫之緒耳從古國家有事必有親賢之臣起而共紓國難者成與不成則有天命焉天方祚漢則劉章與平勃共濟而有餘天不祚漢則劉備與輯承同謀而不足漢之存亡於是決矣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備破之  
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  
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按帝託承以討操而承乃爲所誅夷蓋討賊者  
與賊不兩立討賊者勝則操死而漢以安不勝  
則承死而漢以亡自此以後操之勢成而漢危  
矣嗟乎承之討操以家族殉國豈不謂忠顧操  
之來承召之也始之不慎卒于家國俱敗謀國  
者可忽乎哉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  
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疆諫紹械繫之於是  
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沮  
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白  
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  
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  
民而西

按曹操攻劉備時乘虛而攻許下此機之不可  
失者也旣破劉備有戰勝之威無空虛之釁此



勢之不可乘也當動者既濡忍而不決不當動者却妄發而取敗紹之智略固知其非操敵也大略時有緩急着有先後均之用兵均之攻許前則可而後不可者緩急先後之着異耳紹既失良策又戮諫臣後有忠謀誰敢諫說紹之敗衄兆于此矣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袁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

按曹操袁紹相拒于官渡猶劉項相持于滎陽成臯間也兩軍相當雖有利鈍亦只堅守一步亦不可退少退即爲人所乘大事去矣曹操號善用兵者乃欲避強而歸許非荀彧之言則爲紹所乘而三軍之氣不戰自索蓋自古英雄料敵其計慮亦未能一無過差但能善聽人言旋



即改

紹運穀車

運穀使

軍于表

軍星行

操成禽

皆不從

按沮

之計

也用

操寡

之形

十倍

用人

會攸家犯

輜重萬

襲之燔

留荀攸

之斬瓊

巾乘馬



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冀州城邑多降于操

按官渡之戰操能聽荀彧而紹不能用許攸此成敗之機也操不惟用已之謀臣且能用敵國之謀臣紹不惟不用而又激之以資敵國然則操安得不勝而紹安得不敗乎楚不用伍員而吳用之以謀楚魏不用范雎而秦用之以謀魏紹不能用許攸而操用之以破紹謀臣之係於國也大矣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于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吏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按張魯無他智略但以鬼道愚其民耳蓋小民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形迹耳目心思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爲之從之則冀其邀福不從則恐其爲禍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之以起也魯即張道陵之孫史稱爲五斗米賊



一時愚民爲其所欺易耳萬世師猶崇尚而世封之何哉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慚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按袁紹三子譚長當立沮授之謀可謂忠矣使紹能聽其言立譚爲嗣而以熙尚各典一州內旣相安外禦其侮縱使才非曹操之敵然必不至互相攻擊敗亡若是速也計不出此駕言諸子各據一州乃出譚以繼其伯父之後又出熙以掩其出譚之跡而獨留尚在內安得不起奸臣擁立之謀開兄弟分爭之竇哉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



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按袁氏所由敗起于謀臣不和而爭權嗣子不定而爭立也父無成命人有覬心而謀事之臣懷身家之慮各私其所厚善冀所厚者立以爲己利又恐所讎者立以爲己害故立尚而逐譚從此各立黨與漸成乖異事急則外猶相救事緩則內自相圖卒之皆爲曹操所敗則何若早正名分使兄弟輯睦之爲愈也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兼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按荀悅論四患五政可謂確矣然當時大患當屏者無如權奸之橫行大政當崇者無如乾綱之總攬而悅未之及也豈畏曹氏凶威不敢言



邪抑知政去王室雖言無益邪使悅之言見用於桓靈之世猶可以救敗操執國柄獻帝在其掌握雖欲用一人行一政不可得即有忠言嘉謀安所用乎

十一年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荀彧舉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



北海集 卷五十三  
按開創之始禍亂未平故難在克敵承平之後  
驕怠易起故難在克已彼當豐亨豫大之時則  
視所謂同天地而侔鬼神者皆以爲尊崇當爲  
之事而諂佞容悅后妃姬妾皆視以爲忠順適  
已之人至于愁怨在天下禍患在異日則目所  
未曾見而心所不及思者也大略因承平而生  
怠荒因驕逸而啓諂佞因侈肆而急賦歛因怨  
苦而致亂亡古今興衰之故亦略盡於此篇矣  
人主欲保大業致盛治必先以得人心爲主欲  
使政無頗僻人無怨咨必先以定君志爲主君  
志既定機務自勤舉錯自當而天下自然久安  
長治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  
士于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  
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  
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  
來徽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備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



按先主三顧孔明于隆中談者至比於成湯之  
三聘所謂有謀則就者也自古明主興建大業  
必有同心共濟之臣如桓公於管仲先主於孔  
明苟堅於王猛皆倚爲腹心視如手足至舉一  
國託之無所疑忌彼其心誠有以相信相重非  
徒外飾體貌而已君信其臣故凡事可以相託  
即如自家幹理一般臣爲君所信故凡事可以  
自效即如自謀身家的一般可以同禍福可以  
寄安危故才無不盡謀無不成功濟天下而道  
隆千古也

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  
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  
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  
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  
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



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  
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  
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  
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按三分之勢已定于孔明草廬之中彼蓋外度  
事勢內度力量所能爲者止此耳自古君臣相  
得相遇之初必有先資之言一定之計如韓信

之對高祖鄧禹之說光武諸葛孔明之對先主  
皆竭忠殫志爲之籌策從後視其言無一不酬  
者人主安得不信安得不親乎後世不揆情實  
不論理勢大言浮說徃徃不驗以致人主不信  
羣臣旣操疑心遂成隔絕齟齬之勢後雖有忠  
言至計亦扞格而不入矣若使臣盡心而謀君  
推心而任則上下之交可成而魚水之歡可繼  
也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



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按劉表愛琮而惡琦與袁紹舍譚而立尚如出一轍而敗亡亦略相等孔明所以教劉琦者亦是不得已之計耳彼見表之意旣難挽回而一州之地又難兩據大敵在近危亡已迫爲劉琦計者惟有自全爲上耳琦能咨謀于孔明聽言即悟其人必非下愚使表立琦爲嗣擇荆楚賢良爲之輔翼何至望風投降如琮之爲乎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



按先主屯樊城時大敵已近若得荊州荊州人皆樂爲之用則內可以自安外可以拒操且劉琮已降曹操即襲而有之是取荊州于曹氏非取荊州于劉氏也乃寧至敗亡不渝信義不負死友不欺遺孤不以艱難易其所守秉心如此卒能建巴蜀之業有以哉

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孥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按先主既不取荊州又不保江陵輜重太多日行太緩禦敵應變原非得策但所謂濟大事以人爲本則有君人之度焉高祖王蜀漢三秦人心皆歸之故卒能定天下先主敗當陽荊州人心皆歸之故卒能取巴蜀自古帝王大而混一小而偏安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而已信哉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  
亂矣無益于事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  
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  
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  
餘人與俱到夏口

按徐庶之歸操爲老母也其事與王陵相反母  
死則陵可以終事高祖母在則庶不得不暫歸  
操然終身不爲操出一謀則母子之情全而君  
臣之義亦未失也張飛斷後趙雲抱子關羽以  
水兵來會故先主幸而得全先主所以克濟艱  
難者孔明爲之謀關張趙雲爲之將耳在先主  
則妻子可舍而數人必不可離在諸臣則性命  
可捐而主恩必不可負上之視下如腹心之須  
手足下之戴上如手足之捍頭目君臣之契生  
死相同則何難不濟何事不成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  
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于孫權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治操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  
降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



北漢集 卷五十三  
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  
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

按孔明草廬之中已言孫權可與爲援魯肅亦  
勸其主結好昭烈亦足以明豪傑所見略同矣  
古禮臣無境外之交而孔明魯肅共定友誼蓋  
兩人係兩主謀臣欲同心拒大敵以濟兩主之  
事耳

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說曰海內大亂  
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

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  
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  
而處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  
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

按先主當陽敗後未有一城之地孔明求救于  
江東詞氣略無一毫挫折其謂權據江東豫州



在漢南與操並爭天下已隱然有鼎足之勢矣以田橫激孫權與蘇秦以牛後激韓王之意同而正大過之宜權之聽從不待詞之畢也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

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按曹操旣降劉琮敗先主目中已無荊吳而孔明料其將略兵力知其必敗鼎足之業遂決于此蓋三分之勢其雄武智力固自相當而在先主尤難曹操握百萬之衆孫權據三吳之業僅僅止于三分何難之有先主是時荊州已屬曹操益州尚屬劉璋直指人掌握中物以爲己有竟能與孫曹角立而爭衡則先主之勢獨難而



孔明智略遠出一時之上矣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

按孫權據江東之地已久一聞操至羣下皆請投降餘不足責也張昭是權倚爲心腹者亦爲此言總之爲虛聲所搖惑耳非魯肅決策周瑜治兵則三吳不可保以此見建議者料境外之敵甚難而主謀者決庭中之議亦不易也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



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按周瑜策成敗之勢而保爲孫權破操謀事之忠任事之勇皆不易得者自古良將謀國皆自謀之而自任之如韓信破楚耿弇破齊周瑜破曹操皆是也自謀其所行豈敢不盡心自行其所謀豈敢不盡力故進不反踵事有成功後世議論太多徃徃撓闔外之權及當難事危事反推避退縮略無勇往直前之氣國威不振兵氣不揚使人主無所倚信其敝坐此耳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按孫權因周瑜之言毅然決策可謂斷矣蓋咨議方始人當盡所欲言議論已多事當歸於一定若主持不定則異議不息衆心難齊廟堂之上旣互異互同封疆之臣亦且却戰必不力守必不固矣孫權以寡勝衆者以其謀而能斷也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  
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  
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  
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

按曹操破滅羣雄盡天下兵力以臨江左而周  
瑜以三萬之衆破之可見兵不在衆寡顧用之  
何如耳蓋用衆亦是難事以漢高雄略不過能  
將十萬人曹操擁兵八十萬而敗先主連營七  
百里而敗御之一失着兵多適足爲累耳庸人  
不達此義不務精簡練習有事只徒多調兵馬  
必無益于緩急及事敗則以兵少爲辭夫兵誠  
可用將誠能用兵即周瑜三萬已自足破敵豈  
必多哉

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利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  
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鬪  
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  
旗預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  
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按曹操官渡之戰其兵十倍不如袁紹而竟勝之赤壁之後其兵二十倍過于孫權而反爲所敗蓋因操初畏紹之強臨事慎咨謀廣故勝也及荊州旣破恃勝恃衆把酒臨江之時不勝其滿盈驕溢之氣故敗也周瑜之勝得之火攻衆寡相懸難鬪實力非奇計則不可勝田單以火破燕將周瑜以火破曹操兵法以火助攻者明信矣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其寧徑進取夷陵守之曹仁圍其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按曹操之勢在攻孫權之勢在守然必再破曹兵屯駐北岸而後守可以固蓋守之境内則勢感守之境外則勢張戰守雖二策然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

按是時劉備當敗亡之餘基業未立不得不借地于孫權權亦念非備無能守荊州而共禦曹操者亦不得不借地與備其實非不愛地也故有事則借荊州無事則爭荊州而孫權之心可見矣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按周瑜不欲借劉備以荊州者謂備之英雄不可資之以樹敵爲後日計也孫權不從周瑜之諫者謂備之英雄正可資之以禦敵爲目前計也然權卒以借荊州爲魯肅之失計則亦悔不用瑜之言矣可見智士之計事也其見遠忠臣



之謀國也其慮長人君徃徃舍己以從之良有以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三



